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不解水性，可是他練過武功，也練過內家龜息之法，連忙吸了一口氣，維持住身體內最低的需要消耗量。

水面上爆炸之聲不絕，熊熊的烈焰照澈水底，方圓幾里之內，已成一片火海。南海漁人拖住他，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游去，在水底潛行自然很費力，幸而南海漁人功力深厚，一直到眼前不見火光時，才帶他浮出水面，遠處的火光仍在海面上燃著，他們的那條舢板也著了火。

南海漁人歎道：「劉素客好毒的手段……」

金蒲孤對於這些火器卻是一竅不通，怔然道：

「這是什麼玩意兒，在水上還燒得著……」

南海漁人歎息道：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，但是劉素客在製煉這種火藥時，我倒是（在旁邊目擊，那藥性十分怪異，見風見水都能燃著，平時都必須泡在油中，你記得我把你從那間密室中救出來時所用的流星火炮嗎，就是這種外包臘衣而製成的，劉素客這次大概是存心要殺死我們了，若非我預知厲害，見機得早，此刻恐怕早已葬身火海，連骨頭都煉化了……」

金蒲孤一歎道：「我們祇是免於火焚而已，並沒有逃出

性命，在這一片茫茫大海中，無舟無楫，甚至於連一點借力的東西都找不到，光是憑人力，能支持到多久？」

南海漁人卻笑笑道：「老弟請放心好了，老朽外號漁人，若是叫水淹死了，豈不是笑話！」

金蒲孤苦笑道：「前輩自己當然不成問題，我可慘了，在水中我成了個廢人，前輩縱有翻江倒海之能，也無法帶著我渡過近百里的海面回到岸上去呀！」

南海漁人呆了一呆才道：「這個倒是沒辦法，不過我相信天無絕人之路，我們能逃過火焚之危，總不會叫一片水給困死了，此地是申江出海必經之途，我盡量支持你不沉下去，也許一兩個時辰後，就會有其他的船隻！」

金蒲孤連連搖頭道：「前輩還是一個人逃生吧，不必管我了，船隻是絕不會有的，我們在申江口就知道最近一段日子任何船隻都不准航行，雖然那些船戶說是崇明散人的命令，但是我敢斷定這是劉素客放布的疑陣，他的計劃向來是一步接一步的，他一定是恐怕火藥燒不死我們，才又加上這一片大海作為我的葬身之所，否則以那艘大船的速度，縱然比不上前輩的輕舟快。也不會在這個地方讓我們追上的！」

南海漁人一怔道：「是呀！在我的計算中，差不多要到崇明島附近才能趕上他們的……」

金蒲孤道：「假如在崇明島附近，就算我們的船毀了，前輩也足可將我帶到岸上，他偏偏還在中間發難，分明是早已算計好了……」

南海漁人默然不語。金蒲孤又催促他道：

「俱死無益，前輩還是先走吧！劉素客的事祇好麻煩前輩了，以心計而言，前輩也許不是他的敵手，可是前輩有著這一身超特的武功，卻是他萬不能及的，前輩不妨虛與委蛇，祇要能接近他身邊，出其不意，一舉而斃之……」

南海漁人搖頭道：「難！經過這一次後，他對我戒意已深，大概不會再讓我接近他了！」

金蒲孤道：「那前輩不妨找到劉日英，跟她合作，她的智慧略低於乃父，而且因為我的原故，他們父女已成死仇，再也不會被劉素客所用了，她祇要知道我死在劉素客手中，一定會替我報仇的……」

南海漁人輕輕一歎道：「老弟！別喪氣，生死我們都在一起，你死劉素客也不會放過我，劉日英要替你報仇是她的事，我是絕對不會離開你的！」

說著拖住金蒲孤的後領，慢慢向前泅去，金蒲孤雖然不住的掙扎，卻是一點用都沒有。

在海面上行了一程，南海漁人的動作漸漸不如前俐落了，那是力竭的象徵，金蒲孤一歎道：「前輩何苦作這種沒用的掙扎呢？」

（九十三）

伊波良平照舊逐一觀察每個人臉上的表情。

時間不知道究竟過了多久，智子總覺得好像經過幾個月、甚至幾年一般。

突然間，隔壁房間傳來開門聲，緊接著有人快步朝這邊走來。智子見狀，立刻跳出門外，大道寺欣造也緊握住椅子的扶手，神尾秀子則將編織物抱在胸前，全身顫抖不已。

祇見一位刑警出現在房門口，他迅速地掃了大家一眼。

「各位，請移駕到那個房間。」

「啊！」

智子呼吸急促地問道：「金田一先生要找的東西找到了嗎？」

刑警並沒有回答她的問題，祇是說：「請到隔壁房間等一下。」

刑警說完便轉身離去。智子祇好跟著出去，而大道寺欣造和神尾秀子互看了一眼之後，也分別從椅子上站起來。

「哦，良平，你去正房看看老夫人，然後……」

大道寺欣造停了一會兒又說：「去看看文彥。」

說完，他便跟在大家的後面走出房間。

當一行人進入封閉已久的房間後，原本坐在中國式桌子對面的金田一耕助也站了起來，等等力警官和亙理局長則站在他的左右兩邊。

智子一進屋便問：「金田一先生，你要找的東西找到了嗎？」

金田一耕助笑著說：「我現在就準備說給大家聽。大道寺先生、神尾老師，請進來坐吧！」

大道寺欣造和神尾秀子站在門外，猶豫了一會兒才進入房間。

一行人剛走進房間，刑警便關門、上門門、鎖門鎖。神尾秀子見狀，立刻臉色大變。

「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「放心，沒什麼，大家坐下來之後我再說吧！祇不過椅子和沙發上都積了十九年的灰塵，可能有些髒，請大家隨便坐。」

「金田一先生。」

大道寺欣造用手帕擤住鼻子說道：

「能不能開個窗子？這裡的空氣實在是……」

「但是窗子全都釘死了，一時間恐怕打不開。就算呼吸有困難，也請各位盡量忍耐一下，我很快就說完了。」

事實上，房間裡的空氣的確十分悶氣，讓人感到鼻孔似乎被棉絮塞住一樣難過；再加上濃烈的霉味和塵埃的味道，實在令人頭痛。

神尾秀子神情恍惚地走向長椅，伸手去拿十九年前遺忘在這裡的編織物。但是這些毛線已經被蟲蛀食了，當她的手碰觸到時，毛線立刻化為灰燼。

「啊！」

神尾秀子用手絹摀住口鼻，淚水奪眶而出。

大道寺欣造則走向神尾秀子對面的椅子，排了拂椅面上的塵埃，輕輕坐下。

惟有智子站在金田一耕助的正對面。

（一三九）

招魂

倪匡

正在我們感歎不已之際，良辰美景，一起走了進來。

自從我認識她們起從來也未曾看過她們停止過笑容。我曾說，她們兩人，多半連在睡著的時候，也是面帶笑容的。可是這時，兩人卻鼓著腮——並不是生氣，而且沮喪，十分的不開心。

白素十分疼愛她們，一看到兩人的神情，就伸手扭住了她們的手，一臉的關切。她還沒有問什麼，兩人同時伸手向我一指，同時一人的委曲，眼中淚花亂轉，差點就要哭出聲來了。

她們什麼話也沒有說，可是這樣情景，分明是在說我做了什麼，令她們感到了傷心。白素也立時向我望著，大有責怪的神色。

這真是冤枉至極，自從那天，要她們去費力醫生那裡做點事之後，根本未曾見過她們。我祇覺得好笑：「怎麼啦，什麼地方，得罪兩位小姐了？」

良辰美景一扁嘴，還有眼淚落了下來。這一來，我也不免有點緊張。這兩個小丫頭，竟然會傷心到落淚，事情一定非同小可。

我性急，忙道：「不管什麼事，快說。」

兩人的淚眼瞪了我一下一起轉向白素：「衛叔欺侮我們。」

我幾乎直跳了起來，白素已經道：「祇管說，我主持公道。」

我氣得連連揮手，也不加辯駁，倒要聽聽這兩個小丫頭胡說八道些什麼。

（以下的話，是她們兩人，每人說半句聯結起來的。她們心意互通，說得很快，所以就算是她們兩人一起說的，記述起來，也比較方便。）

兩人的聲音，仍是充滿了委曲：「衛叔叔安排了一個人在那研究所，取笑我們。我們……又沒有做錯什麼，我們，事實上，每一個人，來到世上，都不是由自己作主的，為什麼要拿我們來取笑？」

兩人口齒伶俐，語音清楚，這一番話，我每一個字都聽得明明白白，可是整段話是什麼意思，我卻一點也不懂。

我忍不住一頓足：「說明白一點，亂七八糟，沒頭沒腦的，究竟在說什麼？」

兩人給我一喝，向白素的身上靠了靠——這就有點可惡了，就算我想出手打她們，以她們的本領，也足以避得開，何必那樣子？所以我的臉色，自然也益發難看。

白素冷靜地道：「別嚇小孩子，她們的話，其實也很容易明白，她們說你和費醫生串通了，安排一個人研究所，等她們去了，就拿她們取笑。」

我用力揮著手：「胡鬧至極，而且，她們有什麼可以被人家取笑的？又和每一個人到世上來，都不是自願的，有什麼關係？」（十七）



「嗯，在L.A.的時候就有點小感冒了。」老爸是外科名醫，她可不敢有半句謊言來挑戰他的專業。

「難怪我打電話到店裡，你的助理說你最近都沒過去。」歐厚德的眉微微蹙緊。

唉，他這個女兒怎麼這麼不會照顧自己！

他知道嘉芝一定是因為怕打針跟吃藥，所以才不去醫院看病，祇在家裡睡覺當養病。

「中午來醫院和爸爸一起吃飯，順便看病。」

「噢，好。」既然被抓到生病，她祇好認了，下午得乖乖到老爸的醫院掛號看病了。

掛了電話，歐嘉芝揉揉自己有點痛的太陽穴，離開了溫暖的被窩，順手拿了一件毛外套穿上，再隨便拿了條黑色橡皮筋將長髮綁成馬尾，率性的讓它甩在腦後。

跟著著暖和的上半身形成強烈對比的，是祇穿清涼短褲的下半身，這是她自小養成的習慣，睡覺時喜歡讓腿的皮膚感受到棉被的滑順觸感。

不這樣，她睡不著覺。

走到廚房打開冰箱，拿了瓶礦泉水一飲而下，冰涼的水經過舌，再滑過喉嚨，呼——歐嘉芝心裡直呼痛快。

除了順順她吵啞的嗓子之外，順便再晃晃有點混沌的腦袋。還好老爸不在，不然被他看到她生病還灌冰水，肯定會念她一頓。

稍稍清醒之後，她拿了數位相機，找出了傳輸線跟筆記型電腦，然後進到她的工作室裡，開始上傳。

一張張的照片快速閃過，除了在L.A.拍的那些照片之外，她也想看看上次到米蘭看婚紗秀時拍的照片。

出國前，助理小芬跟自己提過，等孤鸞年一過，就會有一堆人趕著結婚，到時

店裡的生意肯定會應接不暇。

所以新婚紗的構思圖得先趕出來才行，她的腦海中開始浮現新婚紗的設計圖樣。

十二點整，牆上的電子鐘發出整點報時。

「啊，來不及了！」

「想起跟老爸的午餐約會，歐嘉芝從椅子上跳了起來，衝向浴室。」

匆忙之中，她隨便套了條黑色牛仔褲跟一件粉藍色的套頭毛衣，長髮梳理整齊地披在身後，再加了件白色長大衣跟圍巾後，就趕緊出門了。

開車到了德安醫院，把車停好後，她直搭搭乘電梯到九樓的院長室。

「歐小姐，院長去看個重要的病人，待會就回來，他已經事先替你掛了號，請你直接到三樓內科看診。」

院長秘書一看到她，立刻展現無敵笑容，把院長離開前交代的事，仔仔細細的傳達給她。

聽了秘書的話，歐嘉芝乖乖的到三樓等候看診，接下來要不眠不休的工作了，沒有生病的本錢。從起床到現在，她漸漸感到有點體力不支了。

「歐小姐，你有點發燒，而且因為感冒引起支氣管併發症，回去吃完藥後多喝水，多休息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謝謝。」

老爸幫她掛的這個診，是個她以前沒看過的年輕醫生，平常她會很有興致地打量對方，但今天的她，祇覺得好累。

（二）

天使花嫁

陶米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第十二回 巧試佳人 戲捺書生

詩曰：

本知兒女卻情長，隨意風流有俠腸。

白首良緣原不偶，一經磨折姓名香。

如媚花園送茶與小姐，豈有明知宜生在花園內而使小姐前來私會，這也是裴爺叫綺霞喚了如媚，說明其故，假向花園送茶，倘遇見宜生，教他這幾句話。如媚豈認不得宜生？他是明知故昧，使宜生心中疑惑不定。一聞如媚這些話，呆呆站在那裡，暗想：「這個送茶的丫環分明是寶珠姨妹的丫環如媚，他又推說不是。且住，我聞得柯姨丈將寶珠姨妹逼了投江，並將丫環如媚、如鉤一同送入波流。這一定是裴年伯一併救了回來，說什麼是裴兄的堂妹，多分寶珠未死，住在這裡。想裴年伯許婚於我，不向我說明，使我堅守寶珠。當面辭婚，得罪裴年伯。年伯呀，你真好遊戲也！我如同在醉夢之中，今日夢也該漸漸醒了。」想到這裡，越發出神。不料跟他的書僮在別處頑了半天，怕相公見責，飛星一氣跑來，一頭撞在宣公子懷裡。公子不防被這一撞，一交跌倒在地。書僮也跌在公子身上，急急爬起。見是公子，唬得魂不附體，拖手一旁站著。公子慢慢爬起，見是書僮，罵一聲：「狗才！在何處貪頑了半日？也不同候送茶，此刻又冒冒失失跑來撞我一交。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說著，氣忿忿的向前，打了書僮兩個耳刮子。書僮被打，也不敢回言，骨都著嘴，站在一旁。宣公子道：「狗才！還不樓下送一杯茶到梨花廳上來與我吃！」書僮方答應去了。宣公子轉身到梨花廳內坐下，暗想：「裴仁兄家去也不來了，我還有許多話問他，累我在此呆等，好不耐煩。」正想之間，書僮已將茶送到。宣公子一面吃著茶，一面叫書僮去找裴家佛奴，問他：「公子往哪裡去了？速來回信。」書僮領命，不敢怠慢。去了一會，來回伏公子道：「裴府公子是夫人打發往趙舅太爺那邊去拜生日，今日有一天呢，到晚上方回，佛奴也跟去了。是我問門公的。」公子點頭。吃了茶，站起身來，帶了書僮，快快而回。少不得日來找裴公子，要探訪寶珠的信息。門公總回不在家，又不好意思當面去問裴爺。沒情沒緒回到咱家書房悶坐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裴公子何嘗在趙府去拜生日，也是裴爺使的機關。引宜生到聽月樓上，看見寶珠的詩，知道寶珠不死，落款又不落姓，且稱他薄命女，令其疑惑不定。

（四十二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子平八字45年
三元風水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經濟婚姻健康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